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招領

敝人於八月十四日晚在北坡撿得水筆一枝，有遺失者，請來武委會領。（住谷家崖工作團部院內）　谷琳

鳴謝啓事

敝人在本月八日到被服廠……[illegible]……特此登報鳴謝。　蔡家崖工作團除良玉

曹增崑弟：

河北深縣護駕池蔡家營人，去年接信後，即再未得音信，希見報後即與家中或軍區衛生學校曹增濂通訊爲盼。　曹增濂

聲明作廢

本人於今年二月在後方醫院三所被盜失去榮譽軍人撫卹證一枚，除已呈請行署另領新證外，特此聲明作廢。　貳等榮譽軍人陳保富

米脂以北我軍大捷
殲胡宗南部近兩個旅
敵三十六師師部人員亦被我活捉不少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二十日於米脂北七十華里之沙家店獲得大捷，殲滅敵三十六師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此次敵胡宗南之七個旅，分三路北犯，其中一路兩個旅，由胡宗南之三十六師師長鍾松率領，二十日晨被我包圍於沙家店地區，經一日激戰，除一六五旅殘部於黃昏時狼狽逃脫外，其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均被我軍殲滅。三十六師師部人員亦被我俘獲不少。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臨縣中桑峨羣衆
訂正地主景天仁等成份
追回被竊果實解決口糧

（新華社晉西南廿一日電）臨縣六區中桑峨村，通過訂成份，而追回過去地主及富農騙取的鬥爭果實，解決了貧苦羣衆的口糧和生產困難。今春土地改革工作團到達該村後，未深入調查，誤將地主景天仁、景天吉及富農史珅吉、史建倉等訂爲下中農，將在閻僞政府當過科長秘書的白樂亭訂爲貧農，給他們分了比貧農還多的土地和救濟糧。史建吉、史建倉兄弟因是抗屬，還分到兩倍果實和三畝水地。地主景天仁並被前村長張維泰（會是閻僞人員，已被撤職）被指派爲該村閭主任，引起羣衆的極大不滿。此次臨縣財糧小組在該村發現這一問題後，即進行個別談話和調查，並以貧農小組爲骨幹，吸收積極份子參加，重新審訂成份。經羣衆揭露景天仁在紅軍東渡時即是土豪，至今天依然吃租放賬，今年還把部份土地租出去，賣了一畝半水地；地主景天吉爲逃避清算，把三畝水地轉讓給他的妻弟，白樂亭在閻僞時代貪汚詭詐，在該村的「威風」仍不減過去。閻幹部通過，貧農王自興提出：「咱們今天是幫助窮人翻身，並找到翻身的路子，免了一切差役。」……[illegible]……他們的成份，在大會上提出過去錯分給地主及富農的果實，羣衆一致通過，要他們把吃了的東西，要全部吐出來，當場算出景、史、白等五家，共應退出糧二十七石九斗，其他油、花、黍等折市價一百二十七萬元，水地若干畝半，決定暫保限十天分三次交清。後經貧農小組研究，按人口及土地情況分給十家缺地的貧農和三家缺地的下中農，並調劑青苗也按等搭配開，出四十餘畝地。這次會上羣衆並撤去景天仁的閭主任，選出貧農王振興爲新主任，還把景天仁、白樂亭等從農會民兵中清洗出去。經過此次鬥爭後，羣衆生產情緒大爲提高，在提出備荒救災工作後，貧農許銀旺即耕了三十多畝麥地，一伙子的十六歲史雙秀也耕了十五畝麥地。準備明年播種豆田。該村又選出許銀旺等五人專門負責修築環壩，引水灌地。近數天，許銀旺等三家已買回了三頭毛驢，貧農蘇光福買了一頭牛，下中農史良田買了一匹馬。（劉錦風、王九德）

地主段寡婦
改嫁貧農逃避清算
李補樹醒悟後將地交群衆處理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平魯一區大于莊土地改革中，有地主女人段某婦企圖逃避清算，改嫁給貧農李補樹，段某原係小破村大地主段五的媳婦，段五共有土地一千四百畝，放高利貸白洋八千餘元，日寇侵佔平魯後，即大肆發展「一貫道」，欺騙羣衆。平魯解放後，轉嫁負擔於貧苦羣衆，小破村等村六十多戶貧僱農向段家清算，同贖了九百畝土地，但其家中財物根本未動。特別是段五的媳婦暗暗繼續其高利貸剝削，今年五月，各地實行了土地改革後，段寡婦爲逃避清算，遂一文銀不取改嫁給貧農李補樹老漢，以便繼續埋伏家產。但在羣衆審查成份時，發現此一問題，當即提醒貧農李補樹，不應上地主的當，提高李老漢階級覺悟，李氏醒悟後，即毫不容情的將段寡婦交給羣衆處理。據稱現已清算出大小皮衣等四十多件，白洋二百餘元，準備解決貧僱農口糧等困難。（玉琨）

保德南河溝三貧農
過河西前綫參戰

（保德訊）「過河西，打蔣軍，保衛咱的房和地！」這是三區南河溝翻身農民熱烈參戰的口號。十三日晚，中貧農會上組織參戰隊時，十六個青年爭先恐後的報名，因只需三個人，就從好的裏面挑好的，結果選了毛、犬英、五十八三個翻身的貧農，落選的人怪不高興，大家提出說：「機會多的很，下次去吧！」大英把鬥爭果實中的一雙皮鞋也捐出解決生產困難，明天就給他們，興的說：將這些，我們上前綫去，一定要拿回勝利品來，回答大家。（李鴻遠）

汾陽縣指揮部
評定保夏殺敵功臣

（新華社呂梁廿日電）汾陽縣指揮部於八日總結保夏殺敵立功運動，在戰鬥中湧現出的殺敵英雄，是日齊集來城，各自報告戰績，互相學習經驗。在大會上，民主選舉出評功委員會，發動大家討論比功，在表功中，評委會指出各區均犯兩種偏向：只說優點，不說缺點；只表揚現在的功，不指出過去的毛病和錯誤。經評委會掌握材料，後全區自十日到十二日才進行正式的民主記功。評陳村中隊長陳柱除（翻身農民），在保夏殺敵上戰績輝煌，他和分隊長柱亮（翻身農民）兩次殺傷敵十一名，他和羣衆關係也很好，本應記大小功各一，但在鬥爭中他只照顧了民兵作戰，未能深入檢查羣衆家庭清野（區上也有責任），使敵於四日突進該村後，羣衆損失小麥二百多石，另有一次區上開會後，部分參軍，他自動報名入伍，擁護羣衆挽留，他沒有走正確態度，因此沒有入伍，此部功績指出後，經大家評議，去一小功，記一大功。陳柱亮爲陳柱指揮助手，記了二小功。全區廿三次戰鬥中，民兵戰鬥[illegible]，每次隨從指揮，服從命令，在殺敵[illegible]，在六月二十六日下午[illegible]入村內，[illegible]，殺死一個敵人，奪回一條步槍，戰績本該記一大功。經大家評議，他平時勞動不好，遵守羣衆紀律不好，經民主表決，同意記二小功。評委會經過選擇出的當選者：有王保珍、陳柱亮、劉聰、武福貴、韓柱亮、邢貴全各記一大功，馬彥芝、武福貴、張德茂各記二小功，張如、武德光、鄭兩登、溫生貴、[illegible]各記一小功。爲今後更多人殺敵，縣指揮部準備[illegible]千餘斤，獎給殺敵有功的民兵，大會並決定以縣府名義轉向各模功。（谷如）

文水閻匪擺下鍘刀勒糧
逼死人命廿多條

（新華社交城訊）閻匪在文水縣城內殘暴的壓榨人民，手段險惡，血腥殘酷。據該縣四區抗聯報告，閻匪張貼：「抗糧與抗戰一律以軍法處置，不繳者，格殺勿論！」四區抗聯[illegible]城附近全村三千餘畝地，今年[illegible]不到二千畝，估計產糧也收不到五萬斤，但閻匪卻硬派勒糧七萬三千斤。[illegible]閻匪擺出鍘刀，[illegible]：「[illegible]鍘刀！」[illegible]貧農任[illegible]先被擠死[illegible]鍘刀下，閻匪問他：「[illegible]」經全村羣衆說情，被[illegible]後方罷。該村僅在「清鍋」的第二天內，便有四戶[illegible]。閻匪在[illegible]十人被逼[illegible]「清鍋」中，將[illegible]搶光後，又折收大批[illegible]逼死人命廿多[illegible]死人命[illegible]有三個[illegible]的「人[illegible]」[illegible]村村一片[illegible]。

[illegible]，地價由一年前的五石到十石，麥子一斗，降低至石數斗一畝，但各村都是只有賣主而無買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物多[illegible]，又[illegible]成熟，[illegible]不等[illegible]七月下旬，我武工[illegible]突入[illegible]村莊，[illegible]有[illegible]的西[illegible]一[illegible]村長的[illegible]羣衆[illegible]傳播[illegible]三天內便傳遍[illegible]。

流竄寧神進行武裝搶劫
閻匪李二小被羣衆擒獲

（寧武訊）（翟剛）閻匪李二小於上月二十七日下午在神池被擒獲。李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四〇年在神池[illegible]小公路後，實行[illegible]，[illegible]任偽「文化社」情報員及「警備隊」班長，[illegible]敵[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後，[illegible]伏在[illegible]小莊村，[illegible]進行武裝搶劫，[illegible]便[illegible]，[illegible]我大[illegible]公[illegible]，結[illegible]，給出我政府[illegible]及自衛隊[illegible]以追捕。[illegible]除[illegible]以外，李[illegible]等四人均被俘[illegible]八十[illegible]在[illegible]中，[illegible]二小，[illegible]後已予釋放，李[illegible]乃執行[illegible]。另[illegible]池公安局處理。（呂孝先）

嚴重教訓！

叛徒趙長慶竟連任區長 醫衛隊長
土改中公然鎮壓群眾
五分區領導機關未依群眾意見處理，結果被逃跑

（五分區訊）前任山陰縣一區區長趙長慶，原係一叛徒份子，一貫破壞工作，貪污腐化，出作以來更公然勾結地主劣紳，鎮壓工農運動，群眾曾予以撤職判處徒刑處分，但分區領導未遵照群眾意見處理，致造成趙某逃跑之惡果。趙某四五年在方山工作，為強姦女人，群眾要求撤換調處，企圖背叛革命，中途被扣押，後開除黨籍，判處一年徒刑，在禁閉中假裝悔過被釋放。日寇投降後，該門行署介紹他來五專署，僅上只說此人可任區長，未說明他的前段歷史。五專署亦未加考慮，派其任山懷一區區長，其上任不久，原形復現，經過破產地主劉選的幫助，與和樂女衆一民女結婚（已訂婚別人），因該女叔父叔母不同意，曾遭趙逆捆綁監禁，並以六十元白洋給該女，作為原來婚夫退婚費（原婚價一百五十元），臨時該女人被逼到選家住，以其貪污款物供給。去年六月該女家與群眾自發起來向地主們開始清算，趙逆連忙跑來告趙，趙逆趕到後當場把農民劉文等綁吊起，並說「凡到地主家裏吃飯的人，都是土匪」，二十餘群眾因此嚇得逃至口外。在趙逆的直接庇護下，地主張選更加得兇作惡，公開勾結偽軍搶走本村農民喂牛的牲畜等，群眾後，張選得到公開撐腰，趙逆大發雷霆，逼迫張選下再不檢告張選的悔過書。今年四月，分區工作組已到該女衆進行土地改革，群眾清算對象之一封建富農唐富，連忙逃入趙逆（當時已調任山陰縣公安局醫衛隊長，在該區莊一帶擔任警戒）協助，因此，曾使群眾情緒大受影響。趙逆仇視群眾，庇護地主惡霸事實很多，該地群眾無不痛恨。因此分區工作組前往該村進行土地改革時，群眾一致要求處理趙某。遂於五月二十二日召開群眾大會，一致決定將其撤職並判處三年徒刑，與民女離婚關係，吐出貪污群眾財物。但分區領導機關因趙逆對群眾處理表示抵抗，為「爭取教育」，竟違反群眾意見，將趙某送到村幹部訓練班學習。不料趙逆在該班更大放厥詞，說工作組和群眾搞錯了他，在的同志甚至受了蒙蔽。該女衆群眾聞訊後，也起恐慌，怕他學習出來找報復。經工作組幹部班負責同志討論後，遂決定叫趙逆回大家反省，但趙逆堅不認錯，激起同學們的憤怒，又將他送去該女衆群眾教育，因感絕望，遂乘機逃跑。（簡實、振宵）

保德南河溝
村書記陳良相是個地主惡霸
群眾把他撤職交回原村清算

（保德訊）三區南河溝行政村十一日召開各自然村聯合鬥爭大會，將地主惡霸陳良相從村公所書記的職位上拉下去，押送回老家牧塔，交當地群眾清算，查封了他竊取偷盜政府群眾的各種財物，準備分給群眾。按陳良相是牧塔村三堡子的地主，四四年在少數壞幹部包庇下當了南河溝書記，假裝「新政權幹部」，執行破壞，宣傳「變天」思想，活動本家兄弟在農會上給他降成份。在土地改革中，竊取羊地八垧、水地五分、窯三眼、棉村廿斤、棉花五斤、貨錢六斗，其他日用傢俱如鍋灶、手提箱、布疋衣服等很多，貪污逃亡戶劉三狗洋貼米五百斤，其中已取回家中三百斤，又私將公倉的米，賤價販賣假藥，使糧食漲價，就對群眾說：「我發財（劉選）不倒，南河溝不姓陳」，在水裏，伐貧抗減，秋芒夜晚送信，秋芒因群眾未吃飯，說了一聲走不動，就被綁起打了嫁衣頭，又綑打支川子要飯。大會上群眾爭相訴苦，指發了他的罪行。（李清遠、邢堅）

汾西三區副區長李玉思蛻化
挪用貸款公糧擅自結婚
被撤職並開除共產黨籍

（新華社晉西南十九日電）汾西三區副區長李玉思，挪用貸款公糧，違法亂紀，非法結婚，已被開除黨籍，並撤職查辦。李某於三八年入伍，曾任過區長等職，四三年在三分區工作時，與貧農婦女結婚，貪污腐化，受發售傷分。四五年調回汾西縣府工作，在汾西縣游擊隊部工作中，他貪生怕死，在艱險時卻公然退卻。而在個人婚姻問題上，則不擇手段，常與地主勾結，毫無階級立場。當時在政府應人搭，當年政府收二區民要求，涉收二區南莊閻腿爪牙陳某的財產時，李某正想與陳逆的妹訂婚，由李包庇，保存了陳逆一部財產。李某滿不在乎，調任三區任副區長，仍未痛改前非，竟又託人為其作媒，要與富農王明興的女兒訂婚，王家群眾告發，組織給以批評時，仍不覺悟，藉口「病」不做工作，回家一月。後又通過組織准許，便私與四區邢白村趙元德的女兒訂婚，花費麥子五石八斗（一石已查明是貪污公糧），又挪用公款和公糧，作為完婚費用，非法生意。今年四月間，與李某蛻化思想鬥爭，一致要求解除其非法婚約之意，李某即決定留縣考察，常於收取抗戰時，然反抗不交，竟公開押頭後上組織上時，又許他回家一趟，仍擅自結婚一月不歸。該縣縣長執行貸款、公糧紀律與行署頒佈之七部婚姻法令，於七月十六日又將李某扣押，撤其副區長職務，黨內也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並解除其非法婚姻。（王光）

方二區整財中—
發現地主李樹林混充村書記
貪污公糧二千餘斤
已將該犯扣押飭令吐出貪污糧

（方山訊）二區整理財政中，發現地主李樹林混入我黨，竊取村公所書記，在一年內，貪污公糧二千七百七十九斤四兩。現已將該犯扣押，令其吐出貪污公糧。此事引起了二區群眾之憤慨。按李犯曾為三區峪口溝地主，其父時有六百餘畝土地之大地主。後下降，估時地主，李犯曾任偽村公所醫和偽自衛隊長，群眾甚為痛恨。解放後，通過其姑夫張丙榮（來堡村長，後調二區財助）的關係，混入來堡村公所任書記。當時村長李某貪污公糧一斗，李犯也提出處理，不料李犯從此通過後又鑽入張丙榮關係，後因和漢奸女人通姦勾搭，區上才將其撤職。李某貪污，當時雖發現，但未作徹底處理，直至此次整理財政中始清出。（白光）

讀者來信
稅票應寫清楚

編者同志：

臨縣商人張宗海、高國太、馬紀寶等，從代縣及寧武崞平購買一部份紙及布匹等貨物，於八月十五日我們檢驗，經本縣稅務局檢查，是代縣及崞縣原平稅務局給開之分運證（計十張），在分運證上發現有好多毛病：如代縣稅務局孟鴻同志八月九日給高國太開的分運證上，不但開證人名不清（因字跡不清），並且期限亦沒有寫；還有給張萬國、李瑞國二人開的分運證上，限期欄內是寫着草字數目字，甚至連開證年月日都不寫。如給商人張宗海開之分運證上即沒有大蓋圖章及名字，使人看不清楚。還有寧武平稅務局工王英同志（沒有寫開票人姓名，看手章好像是王英）八月十二日給賀興昌及馬效寶開的分運證上，限期欄內是寫着小寫數目字（如柒天寫成七天），從八月九日至十三日代縣和崞平稅局共給臨縣商人高國太、賀興昌等開出有十張分運證，其中就有好多貨名寫不清，這樣給奸商就留下了可趁之機（容易作弊）。為此各地稅務局及做此部門工作的同志，應提高警惕，因此希望代縣稅局同志和崞平稅局同志在今後開票時，務須填寫清楚，並採用大寫數目字（如柒、叁等），並希各地稅務局及做此部門工作的同志注意。

（臨縣商人經檢查後，因他們並未做有私貨，同時數目亦符合，只是票據開的不清楚，因而暫准通過了。）

讀者　李友

賀中二部舉行大會
鬥爭特務破壞份子

（本報訊）八月四日賀中二部召開全校大會，對混入學校之國特及破壞份子××（地主）、湯士誠、楊××進行鬥爭。山西人湯士誠，是個破壞份子，曾在××抗了無期徒刑，開展武裝鬥爭，他積極參加閻匪之突擊隊，開放後，受特務組織訓練，解放後，仍接受特務組織的秘密指示，伏在學校召集會議，「我們這個組織生活」，去年來學校，混入我們學校中。以後，他們因和學校的組織相互勾結，凡光復的部下，在工作中，曾對他們說：「清算及我們開展了這個學校，從他們的破壞活動中。」他們說：湯士誠在××大會上，已承認在偽×××的公開活動，他到偽軍中，又做了漢奸特務組織。他們加入偽組織後，任日本帝國的忠實走狗，自幼即為敵人服務，自任間諜之路。湯士誠在會上，揭發了日本帝國的警長，及敵之三一幫助」，又說：「中國打日本，估了便宜。理論」一一據說，山（一樂到處發展組織）亦當選的組織，參加××學校後，多方教育，但他們仍堅持其反革命立場，破壞學校，死不改悔，混入學校後，結成一夥，企圖進行破壞，會上湯士誠極端反動，他說：「日本在中國修了許多鐵路，及各工廠，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好處，最後群眾憤慨之下，大會決定將他們扣押。（孫穆）

孝義下堡鎮為貫徹節約
改派飯制為集體招待

（孝義訊）自從節約備荒、公家人員供給標準減低後，下堡鎮在招待過往人員派飯中，群眾感到吃虧。該鎮三天一集，過往人員較多，七月上半月派飯二百四十餘頓，估計群眾吃虧至少吃白麵十二兩，只按半斤按照，斤六兩斤四兩的人員，也便按一斤開支，有個別群眾很不滿意。為了貫徹節約精神，經過群眾反覆討論，現已改為集體招待，以公糧折合按斤秤收來賬，科公所準備米麵，由出公糧戶輪流作飯。區上並通知各村，普遍採用這種辦法。（冬夫）

小河頭中隊長卜貴豐
從反對土改到陰謀殺敵
經群眾撤職扣押公安局

（五寨訊）小河頭民兵中隊長卜貴豐，是東秀莊的一個地主，自參加工作以來，一貫為個人打算，藉在東秀莊任中隊長時，曾吞食了大批鬥爭果實，把村裏十小石草火米，來組織群眾同意和地主合夥開店，結果「賠」了五石多。四五年貪私自利偽裝貧僱，與女人結婚（組織未批准）。在他過去反省會上參加工作動搖時，承認曾替地主管過財。土改開始後，群眾對他家庭提了不少意見，並要他拿出全部鬥爭果實。從此他心懷不滿，暗暗破壞到公開的破壞土改，和地主一組來反對農民。他的表兄（偽地富）是他們組織的，一起活動，和他接頭四次，鼓動他一起逃跑，於是他到處活動，組織本家地主卜貴祥、卜全福，到公安局開路條，因無下條件，他介紹他三哥去（在忻崞新兵營），到公安局開路條，他又親死了，他開路條到上邊與組織實，接着又和大隊長說話，幹到村公所，恰好有群眾來開路條，他一邊把村公所的長章、治安員委託和村長的手章，偷蓋在二塊白紙上，又在小武州給了三十斤很糧。凡此種種破壞活動，早已引起大家的警惕，後來給村長發現了偷開的路條，立即將他扣押，在群眾大會上，當場撤職，並送交公安局審訊，最後再由群眾處理。（李占林）

代縣峨口村翻身農民
公葬棗軍郎生華同志

（代縣訊）五區峨口村棗軍郎生華同志，出身貧苦，民國二十六年參加八路軍，與日寇搏鬥八年，曾升任連長，勇敢善戰，不幸因病故犧牲，不治而世。該村農會和翻身農民聞訊，深為悼念。農會決定公葬，從他的果實中分三十多元買衣，全村農民自動跑來弔喪，幹部和群眾都去參加，追悼會者絡繹不絕，幹部送鋼鳥招村送來五出。

蔣政府公佈新外匯條例

標誌蔣經濟危機更加惡化

亦表明蔣賊賣國與美帝侵華的進一步加深

四大家族獲非法利潤人民將受殘酷剝奪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綜合報導：蔣政府行政院於十七日公佈了進出口貿易及外匯管理條例。新外匯條例主要內容爲：（一）對棉、米、麥、麵粉、肥料、燃料等輸入物品，由中央銀行供給官價外匯，其餘被許可之進口貨及其他出口貨，由指定銀行按市價供給外匯。（二）對輸出所得之外匯，則由指定的銀行按外匯市價購進。上面所謂外匯的「市價」，係由中央銀行逐日掛牌規定，十八、十九兩日掛牌基準價（即「市價」），均爲美金一元換蔣家「法幣」三萬九千元，收入爲三萬八千五百元，售出爲三萬九千五百元，至於所謂「官價」，則仍爲美金一元換「法幣」一萬二千元。新貿易條例的要點，是把「二月實施的貿易條例變化至相當程度」（法新聞社語），即對輸入雖仍暫行「許可制度」與限額制度，卻大大的放寬了，而且暫時仍採用的「許可制度」，將來也可能取消。

上述蔣政府的新措施，首先顯然是爲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利益，且此項措施是在魏德邁直接監督之下採取的。今年二月，蔣政府在外匯基金枯竭的威脅下，曾採取僅僅便利於四大家族特權公司走私發財的進口限制與遏離市價的外匯管制辦法，但美方認爲此項辦法對美國商品與貿易的對華輸出不夠方便，於是在魏德邁來華後，蔣介石爲了表示對美國主子效忠，不顧中國民族生存，既在本月一日，魏德邁的經濟顧問華爾克即與蔣家財政部長俞鴻鈞詳談中國進出口貿易及外匯政策等問題，於是就有了本月十五日張羣關於蔣政府願意拋售一切經濟貿易給美國的聲明，並又有了十七日蔣政府這外匯與貿易管制的措施。據南京消息，此項措施公佈後，華爾克於十八日再度訪問俞鴻鈞，顯示魏德邁使團與蔣政府此舉有直接關係。此一措施之實際性質如此，蔣政府甚至不諱在條例上明文寫出，該條例是爲了「準備實行國際貨幣基金協定」而製訂頒行的，而根據該協定，中國今後即不能有外匯管制與關稅壁壘，中國民族工業將只有滅亡垮台。

此次外匯貿易新措施爲蔣政府所標榜的另一企圖，據說是要「鼓勵出口」與「增加儲匯」，且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即使是親國民黨的經濟學家貴元彬，亦稱「儲匯若不准其自由存放外幣及隨時提取法幣，仍有逃至香港的可能。在禁止進口之貨物如不限期禁絕，也可促使儲匯逃港，成爲走私外匯之來源」（中央社十八日南京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吳斐丹指出向國內投資的儲匯的增加，不在於匯率提高若干，而在於國內局勢之安定。至於「鼓勵出口」，恐將是不可能的，因爲外匯由官價一萬二千元驟然貶值爲三萬九千元之後，包括出口商品在內的一切商品，必然會驟上漲，從而出口商在開放外匯後可能獲得之利潤，將立刻歸於烏有。蔣政府企圖藉此達致其外匯枯竭的危機與整個財政經濟危機，將不能達到目的。新措施只是表明蔣介石賣國與美帝國主義侵華的進一步加深，並同時了蔣介石經濟危機之更加惡化，如外匯一下子就貶低了三倍以上。除此以外，新措施將再一次爲四大家族的特權公司提供了從國庫大發危機財的機會，因爲按照官價獲得外匯（減除蔣政府的補貼）進口的棉花、糧食、燃料、肥料，均在四大家族特權公司的控制之下，他們將獲得三倍以上的非法利潤，作爲市場銷費者的老百姓，則由於物價飛漲，將再一次受到殘酷剝奪。中大教授吳斐丹說：除特定物品能以官價獲得外匯進口外，商人「以市價購入外匯而輸入日用品，必使物價大漲」（據中央社十八日南京電）。蔣政府行政院與宣佈新外匯及貿易條例同時，宣佈「輸出入管理委員會」及「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一同集權機組織的成立，前者直轄蔣家行政院，以新近得到美帝國主義市儈的政學系財閥張嘉璈爲主任委員。新條例規定凡出口商申請給予輸入許可證，均由該會辦理。「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則直隸蔣家中央銀行，有權指定特定銀行及經紀人買賣外匯，「調劑」出入口貿易及在中央銀行設立「外匯平衡戶」，由央行借美外匯及一「法幣」，以「平衡」「外匯差額」，美國買辦宋系貝祖詒被任命爲該會主任委員。

蔣政府頒佈外匯新條例後

上海市場一片漲價聲

出口商仍處不利地位出入口難趨平衡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綜合各方消息：上海出口商人十七日對外匯新條例所表示的歡迎，不到廿四小時，就步一樣完全消失，因爲上海市場在新條例宣佈後一日，即呈極度混亂。在一片漲價聲中，有關出口的茶、猪鬃、桐油、紡織品等均猛漲，桐油十六日爲六十七萬元一担（蔣幣下同），同日美國市價爲二五．三零美元，如以三萬八千匯率折合，即爲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元，茶葉十六日爲每担一百萬元，在美市價爲三十八元五角美元，折合爲一百四十六萬三千元；但十八日桐油價格已猛漲至每担九十萬至一百萬元，茶葉十九日也升爲每担一百五十萬元。據出口商人估計，若不立即猛追限制，國內市場價格還會較高出國外市價，因此「出口商人可能在新條例上得到任何利益，一下子就都給剝奪」（合衆社語）。據美聯社上海電：「上海工業家在新條例頒佈後，仍對中國工業的前途表示悲觀，他們認爲由內戰引起的中國（蔣管區）經濟的窮困與日本經濟復興的進毀，恰成對照，因而強調儘管有了新匯率，中國（蔣管區）製造商與日人競爭時，仍是處於不利地位。加上新貿易辦法引起原料價格高漲，生產將繼續漲價，也就談不上有平衡輸出入的希望。」另據中央社自紐約訊：旅美華僑對外匯新條例的反感也很冷淡，並謂僑胞匯款爲避免吃虧，大半將匯款經紐約花旗、大通等外國銀行，以支票存在香港出售，再轉回國內。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綜合各方消息：自十七日蔣政府公佈進出口貿易及外匯條例後，已引起蔣管區各地物價的新波動。上海物價的波動，首告出口商品，其他銷貨品特別舶來品，都跟着漲。十八日，米價每石爲六十一萬五千元（蔣幣），較新條例未宣佈前高出一萬餘元，麵粉、紙、雜貨、食油也各上漲數千至一二萬元不等，絲織品方面，汽油每加侖竟漲價一萬三千元（原爲六千元），已漲了百分之百以上。糧食品、香烟、[illegible]、綢料等都漲，北平、天津、東北蔣管區及成都、重慶等地在新條例公佈後，物價亦先後上漲。各地美鈔黑市亦趨上昇，而遠超過中央銀行掛牌市價三萬九千元者，達蔣幣六千至八千元之多。

千餘被解放之蔣軍軍官

通電控訴蔣美罪行

盼中外爲結束蔣賊賣國獨裁統治鬥爭

（本報訊）民主建國軍官團千餘被解放的蔣軍中下級軍官，頃集會控訴蔣美聯攻中國人民之暴行，並通電全世界民主人士全國同胞，號召一致爲結束蔣介石賣國獨裁之法西斯統治而奮鬥到底。電文首對蔣賊以近在魯西掘毀黃河大堤，人民急起搶救，蔣賊又不分晝夜以空軍轟炸之罪行，痛斥爲「獨夫無良，一至於此！」繼謂：「我們何曾想過去：如民國廿九年四川蓬江慘案，因軍委會顧問工作幹部訓練團會演『忠王李秀成之死』一劇，當局（蔣）借口係共產黨所爲，暗殺學生近千人。三十二年，蔣介石在成都設有婦女特訓班，專門招收青年知識婦女，以『慰勞兵』相號召，而實際以爲美軍招待，開供洋人淫樂。又如同年美軍在[illegible]飛機場，[illegible]七八十里，[illegible]良田無算，再加以中國官吏壓搾，[illegible]人民因此自殺及被美軍無故殺害者不下萬餘人。其他如美軍在中國任意殺人，侮辱婦女，以及蔣介石強迫部下排斥異己，[illegible]，皆我們親見親聞，而有的且係親受者。血債俱在，斷乎可得。美帝國主義何故援助蔣介石內戰，不外欲以中國爲其殖民地，蔣介石何故不惜出賣民族以求得美帝國主義之歡心，不外欲用、效法汪精衛、李完用之流，以做外人之兒皇帝。『兒皇帝』一念不除，我將寧步後塵，我等來解放區，願在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之下，爲反對蔣美獨裁內戰而奮鬥到底！因特提出以下主張：一、反對蔣介石賣國獨裁，堅決爲結束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而奮鬥。二、反對美帝國主義援助蔣內戰，把美軍趕出中國去。三、取消蔣賊一切賣國條約。四、組織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

一週戰況

（十四日——二十日）

據蘇北傳來：解放軍自六日開始，向鹽挺城發開攻勢，一週間，全殲蔣軍邵逆廣學陵部第一師等七千二百餘人，生俘師長李鐵民等四個少將，三個團長及縣記縣長等六千七百餘人，收復淮挺城及伍佑、白駒等十餘據點，控制通榆公路二百華里及收復公路兩側八千平方里的地區。對這一光輝勝利，我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和華中軍區曾傳令嘉獎。

蘇中敵後軍民的英勇鬥爭，是淪陷區愛國自衛戰爭中最光輝的一頁。儘管蔣軍集中兵力反覆的進行「血洗清剿」「焦土清剿」，僅蘇中地區，一年間即被蔣殺二萬人，抓走壯丁一萬人，被姦淫婦女三萬餘人，其殘酷超過了日寇的三光政策，但蘇中軍民化悲憤爲力量，團結一致，始終堅持。他們在獨立作戰中，拖住了蔣軍十萬上下的兵力，殲敵達五萬人（蘇北以半年計），保持着蘇中百分之八十的純淨土地，除城市及部份市鎮外，廣大鄉村始終在解放軍手裏。在軍民英勇鬥爭的面前，却顯出了蔣軍的分崩離析，在蘇中廣大羣衆的政治攻勢下，僅蘇中東台、（東）台北地區，自二月至六月，即爭取三千四百餘蔣軍士兵來歸，佔該地區蔣偽總數的三分之二。必須指出，蘇中軍民所以能獲得如此巨大勝利，正是因爲進行了深入的土地改革，自去年七月至九月，蘇北鹽阜區十個縣即有二百餘萬農民分得了三百四十餘萬畝土地，去秋一個月內，蘇中區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者即達二萬餘人，今年「八一」，又有五千五百餘翻身農民湧入解放軍，向蔣軍進行復仇保田鬥爭。

魯西南方面，劉鄧大軍於殲滅蔣軍九個半旅之後，直下隴海綫，十一日收復單縣、東陵、冶城，十二日曾收復睢縣城及馬牧、小壩等車站，包圍商邱，控制鐵路一百二十餘里。

晉察冀方面，蔣軍在冀中臨城失收後，又集中三萬兵力，自六日起，再度竄擾大清河以北之雄縣、新鎮、霸縣、永清地區，並同時由昌平一帶向我北平郊區之解放區出擾，我解放區軍民正奮起阻擊，以反擊蔣匪回答敵之所謂「掃蕩」中。

民主建國軍官團

電賀魯西大捷

（本報訊）民主建國軍官團全體千餘解放軍官，欣聞劉鄧大軍魯西大捷，特於八月九日電賀，電文略稱：「劉司令員及鄧政委暨全體指戰員們鈞鑒：蔣賊獨裁賣國，發動內戰，使國家人民陷於水火，我等充作反人民之工具，我等每忽爲此逆天悖理之不義之舉，故於戰鬥間放下武器，走向人民懷抱。學習數月，兩相比較，更覺今是而昨非。聞蔣賊在魯西之六萬大軍被殲，爲人民吐氣揚眉，快慰何似。我等願於最近將來追隨人民解放軍，澈底粉碎蔣賊獨裁統治，使協路綫得以早日實現，聯合政府得以早日成立，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

聯總中國分署職員提出申請

要求停運救濟品給蔣政府

聯總中委會竟公然表示援蔣內戰

（新華社陝北廿日消息）聯總中國分署職員已向聯總中央委員會提出堅決的要求，停止把救濟物資供給國民黨政府，要求聯總在上月底決定停止對北解放區（包括東北四十萬[illegible]）救濟物資之不公平措施。[illegible]三分之一以上駐中國服務人員[illegible]出，他們堅請勿以聯總物資及車輛供給國民黨政府使用，並要求聯總脫離支持中國內戰一方之地位。

又息：聯總中央委員會已接到上述中國分署職員的請求，但該署發言人以公開支持國民黨之口吻，發表談話，認此項行動爲「個人行爲」，「不但不智，而且不當」，同時反促其「團體混亂」一點，聯總之支持國民黨內戰立場暴露無遺，由此與不分政治立場之指揚。

蔣賊暴行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蔣介石特務以「共產黨嫌疑」爲藉口在東北蔣管區濫捕二千餘無辜人民，據美聯社上海訊，此二千餘人預定十九日可出獄，但[illegible]拘押，[illegible]押解[illegible]集中營關押。

克服就是勝利

——關於不眞實新聞與「客里空」的揭露

言文

揭露不眞實新聞後，有的新聞寫作者來信，認爲這是不公平的，是打擊人，是輕舉妄動，反問：「是不是寫得多的人毛病就會多了」等等。這是不恰當的。我們需要正視這個揭露。

產生不眞實新聞的原因，目前在我們這裏是異常複雜。首先，便是有部份「幹部」，假報和包辦成績，掩蓋錯誤，不願意正視缺點。自然這裏頭有故意的，有不自覺的，有異己份子，有「老老實實的說謊話的人」。進行採訪，碰見這樣的對象，如果沒有在羣衆中從正面從反面仔細考查，信以爲實，提筆寫來，當然成功了一條不眞實的新聞，再加之以做採訪工作的同志，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這裏，值得反復記憶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因爲缺乏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會爲了「眞實材料」，「憑主觀想像」「憑熱情」，有意誇張、吹牛、同時，便必然掩飾，最後，實實在在的捏造，認認眞眞的當面而造起來。如果，碰見的材料，又感虛妄，那就爲虎作倀，更加可怕了。再者，有個別的寫稿態度就成問題，甚至有藉黨報宣傳，以達到懸發目的的稿件來了，到了編輯手裏，有的易於審查出來，有的便易溜過，此其一；也有不慎，除疏忽之外，甚至主觀肯定，——這是粗枝大葉的作風作怪！——而把稿改心的。

這是從眞實新聞的本身來說。從新聞工作的制度上，組織稿件上，的有關黨報工作這一系列，都有缺點，例如，有些稿子並不經過嚴格的審查制度而出的毛病，硬把活人「檢斃」，却把死人「放回」的笑話，便由於稿子寫成後未經當地工作團或其他機關審閱。例如，向記者或分社規定每月交稿若干，而思想領導差。有些採訪提綱並給記者和通訊員畫圖子，不是打通政策思想。

此次揭露中，指出一「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壞」，便是針對着的這麼一幅畫圖，這麼一幅畫圖，夾在我們嚴肅的黨報工作中間，應該是值得嚴格注意，引起警惕的事，嚴肅的黨報給人服了藥，不嚴肅的勝利，損失威信，這樣的畫圖，揭露它，是最公平不過的了，最確當的了。自然，不眞實新聞不只這些，還多，還可能有更嚴重的，這些都需要繼續揭發，我們是不需要隱諱的，揭露它，克服它，猶之乎割掉一個毒瘤。我們不像國民黨的中央社，中央社是靠造謠維持自己那一黨子的生存，爲什麼他要製造假勝利消息？是因爲他打不了勝仗，我軍勝利的消息要整個瓦解他的士氣。他不敢揭露自己的錯誤，如果揭露，便等於給他自己宣佈死刑。我們現只揭露了這些，是因爲這些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且有幾個是異常嚴重的，如李桂芳的報導、李宏璐的報導等。

即使有些同志，寫稿很多，也寫了不少好稿子，有功，但我們仍然揭露了他的不眞實新聞，並要求公開在黨報上反省，這並不是說抹煞了他的好處，要打擊他了，我們要打擊的是他的這個錯，要從而讓他也叫大家，在克服了這個錯之後，老練起來，因爲，這種錯，就在這些同志看來，也不是錯誤，同志所需要的。寫得多，如果不注意，自然要錯得多。比較更直率的一句話，不寫當然無錯。但更積極的說法，應該是：工作態度好了，一定少出錯，甚至不出錯。我們是歡迎寫得多的，歡迎努力的，但如果一切錯誤任之，捨不得指出，那將是害人不利己呵！那將是眼看着同志垮台呵！

我們要正視這個揭露，通訊員、記者、編輯，以至領導新聞通訊工作的同志，都要從這幾條揭露出的不眞實新聞，檢討和改進工作，同時大膽地繼續揭露。已經揭露出的稿子的作者、處理稿件作者，更願檢討，以深入問題。克服這兩字，本身就可當成勝利講的。許多讀者，不是在說這個揭露是對的變了因報紙肯大膽的進行自我批評，而稱讚報紙變了這只是揭露呢！眞正的克服，正等着我們。

關於「女游擊隊長李桂芳」的採訪與寫作的檢討

成書昭

我所寫的「女游擊隊長李桂芳」，這次經黨報揭發，我才知道她是一個「拆爛污」的女人。

綏包戰役前，部隊北上，路上我摔壞了腿，去右玉盛遠堡晉綏野戰醫院直屬連休養，有一天，去了個中年婦女，我該連吳政指（叫吳玉琦），經吳政指介紹，我才知道她是李桂芳，那時，她在右玉縣政府担任收發工作（縣政府就在盛遠堡住），在談話中，她曾提及到她過去在綏遠涼（城）和（林）清（水河）担任過一個時期的游擊隊長，我一聽就很驚奇，問她爲什麼離開原來工作崗位，她說是因掛彩後來後方休養，我覺得這材料很新奇，於是第二天我就找她到收發室談，她就談她如何擺脫兄嫂的壓迫和封建家庭而參加革命，如何與日寇頑強鬥爭堅持工作，有一次因敵人掃蕩，她同部隊被困在大山上，沒吃的，她如何冒着大雨，下山到村莊給大家搞吃的，如何去伏擊敵人，如何掛彩，戰士們如何爲她上了担架，日寇投降後她曾向組織上要求幹部去工作等。這是採訪的過程，我當時沒看出李桂芳完全是捏造吹噓，寫作前，吳政指說她是×幹部（記不淸了）的老婆，我當她不是捏造，寫起後，我曾唸給李桂芳聽，她沒意見，我才寄出。她所說的，我並沒有誇大或縮小，不過語句上多不是她原來的。

但這決不是說我因此沒有責任，我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毛病；不是老老實實爲黨報負責，而是爲了顯示自己。我發覺這樣的材料，爲着一種爭功奪利的個人想法，馬上，毫不加思索、調查，深恐別人把材料搶奪了去，就去採訪。由於這種個人打算，缺乏眞誠爲人民負責的精神，而造成了報導不眞實，損壞黨報的影響，這種惡果，主要是我有個人打算。因而這些看法與處理上也一連串的發生了以下錯誤：

（一）爲了顯示自己，稿子寫好沒經過縣上負責同志看（並沒有這樣去想），就馬上洋洋得意的寄出去了，這是無組織觀念與黨性不強的具體表現。

（二）在這種個人打算的思想支配下，聽李桂芳談時，只注意她的優點，沒從言談舉止中，發現她是誇大騙人，是一個「拆爛污」之女人。

（三）沒多方面去調查了解，只憑主觀願望，認爲「沒什麼了」（實際問題很多），就沒爲黨報的威信，也沒有爲黨報的讀者同志去設想；他們不能對每一篇稿子中的事實，去作調查，按實際說他們不會也很難參加修改。因此，關於「李桂芳」這篇報導，我應負更多的責任，向人民抱歉。

最後，我要問一問李桂芳：你爲什麼在我面前撒謊與捏造你的歷史？你的思想動機如何？我受了騙，給黨報寫了不眞實的報導，我應負責，但你也不能推脫責任。應公開向人民答覆以上的問題。

又「李桂芳」稿登出後，我確曾收到晉綏日報的質問，我馬上寫信回去（信上我們領導上看過），報社未收到，大概是因戰鬥環境通訊連絡時有障礙所致，特此一並聲明。

問心有愧

——對不眞實新聞的檢討——

陳良桂

一年來，我給黨報寫過不少稿件，但檢查起來，裏面滲雜了很多「客里空」式的新聞報導，我把各月的報紙一一檢査，看到那些不眞實的東西，自己覺得問心有愧，在黨報修整與革命責任的譴責下，再不能裝無事，保持緘默，須得我自己揭發才覺舒服。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晉綏日報二版載「神三區民兵中隊長會議檢討麻痺和鬆懈思想」一稿是我來神池第一篇報導，當時採訪，我連一個中隊長也不認識，只把發言記下，當時就隨便問了幾個名字寫上，結果張三的帽子給李四戴上，他們看到報紙很不高興，那篇報導上如寫「有的民兵幹部不識字掛上水筆，穿的漂漂亮亮，只怕和穿破衣裳的羣衆站在一塊。」這一段完全是我從他們檢討出那些脫離羣衆的事情中推想出來的。該會議上就沒有這個反省，這還不是憑空臆想嗎？

今年一月九日晉綏日報一版刊出新文化等寫「民主政府徵發布花」一稿，當時寄來自己覺得內容很好，急切想在神池小報上發表，但稿中寫木匠得到布花如何積極生產，因原稿上沒有寫名字，我隨便寫出個張小三（實名叫張發）的名字來發表了，當時思想上認爲錯一個名字沒有關係，將來小報上更正一下就對了。

其次「通研」十四期安森同志寫「爲什麼要修改這篇稿子」所給我的批評與改作意見是非常確切而中要害，打在我的病處，如原稿上我寫「三區王家寨土地改革後，缺地少地的羣衆都得到足夠的「割金假」，眞正通過羣衆糾正了侵犯的中農利益—，這些話都無事實根據，我並沒有親自去過該村，材料的收集是今年三月間縣幹會上該村幹部說的，當時幹部們給我談主要是說該村生產節約不錯，暴了些具體例子，但我寫時，就沒有規規矩矩按談的實情去寫，而捏造出一套空洞的誇張來，渲染成一篇撒謊的報導，又如該篇寫「勞英王寶明如何如何領導生產」「娃娃都送獎」「捆…是變工並要一天捆完」，這個村秋收時幹部們組秋大豐收的，究竟是否是這樣我未考慮、分析，也就隨便寫上了。

以上這些具體描寫，不負責任的用我理想去寫稿作，對不實的稿件，思想上略有一點錯誤，一定沒人反對，不同批評，這樣一材料不充實的報導，但是自己編寫，自然的會有了出入（當然我所寫過的報導不只以上所舉那些有毛病的），總之，我覺得這些錯誤只要有了實事求是負責的精神，今後可以保證不會有誇大渲染的不眞實報導刊登在報上。

讀者來信

對「蔓菁磚」故事的意見

編輯同志：

八月十六日副刊登了一篇傳說性的故事——「蔓菁磚」，說是離石南山寺在光緒三年大荒年中，大和尙（老主持）督促小和尙鋤草，秋天蔓菁早凍，收的比別人多；天旱不歉，掏地種蔓菁，也收下房子樣的幾堆。然後把蔓菁煮熟，和成泥作在一起，打成土磚。第三年春天很多窮苦人都餓死了，附近的羣衆就去向他討要，他就給幾個蔓菁磚，救活好多人命。六區幹部會上，由老年幹部白玖元講了這個故事，激動了幹部和羣衆多都受了實的情緒。

這個故事在儲荒上，特別在提倡儲備一點上，是有用的，但這個故事本身却是沒有階級觀點的。和尙、寺院，他們不僅以傳播封建迷信思想爲地主階級服務，而且大的寺院和廟宇和寺主，就是地主，而控制僧民；和尙是剝削者、寄生蟲。在土地改革中，寺地廟地要無代價的分給農民，叫和尙「回俗」，參加勞動生產。這個故事告訴讀者和尙是自己勞動的（大和尙督促小和尙鋤地，種蔓菁），慈善的（大和尙救活許多人），這都不符客觀事實，會使人們不自覺的去同情和尙，感謝和尙，模糊了對和尙的階級本質的認識。

以上是我的看法，是否正確，請參考。

敬禮。

讀者友之　八月十七日

（編者按：我們選登「蔓菁磚」這一故事時，只是考慮到對儲荒上的作用，却忽略了對故事本身的階級觀點的考慮，友之同志的意見很對。）